

1. 现代文阅读

阅读下面的文章，完成下列小题

“文学花盆”

铁凝

我喜欢鲜花和植物，即便不逢节日，每年也总有一些时候到花卉市场去买花，给自己，或送朋友。北京有很多大型的花卉市场，我常去的那几家，由盆栽植物列成的长龙似的一排排通道一眼望不到头，常使我觉得就像走进了停靠着许多绿色火车的大站台。在节日里，这些市场还会增添很多花卉品种，比如现在就有法国人喜爱的郁金香；初夏时节还会有被凡高画过的、同时也是法国国花的鸢尾花，让人感到神奇。这里我并不想对大家过多介绍花卉市场的热闹、丰富，我注意到的是卖花人和他们手下的商品——花之间的某种关系。

从前我一直以为，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、植物在一起，面容应该是从容而有生气的，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。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。他们〔甲〕、〔乙〕、

〔丙〕。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，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，只急于那些花的出售。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，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，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，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，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，他们会应付、甚至打发你似的说，怎么养都行，怎么浇水都行。他们一边说着，一边侍弄着手下尚未出售的花。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，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，接着再给茶花和“仙客来”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，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，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

很多次，我买回家去的盆栽花或者树，一个月内就死了。而那些卖花人曾经告诉我，这些木本的植物可以一年年地活下去。还有一盆名叫瑞典口红的吊兰，柔韧的枝条上缀满毛茸茸的绿叶，卖花人让我耐心等待绿叶中“口红”（小红花）的绽放，但此花买回家不出7天就已故去。我清理死亡花朵的花盆们，才发现原来那些花盆里几乎没有土，垫在盆里的是块状的白色泡沫塑料，那些活生生的植物的根，实际上是插在了这些泡沫塑料里。然后卖花人再往花盆表面盖一层浅浅的、象征着土的土。再去买花时，我向那些卖花人揭发了他们埋在花盆里的“阴谋”，他们不以为然地说，土很贵呢，搬动起来也很重。如果我坚持要他们把花盆里的泡沫塑料拿掉，换上真实的土，他们便表现出明显的厌烦，且怨忿之情立刻挂在脸上。好像由于我这样一个顾客的多事，搅了他们划算的买卖。这更坚定了我的推测，我感觉，这样的卖花人，他们对花朵、绿树不仅没有起码的怜惜，他们对花木简直是心怀着某种粗暴的憎恨。他们忙着为花朵“涂脂抹粉”，往花盆里塞泡沫塑料，盼望的只是让亢奋的花、树快速吸引顾客，再让被买走的花、树说死就死。倘若花朵茁壮，树木平安，卖花人赚钱就失去了速度。钱要来得快，日子才有趣。请原谅我这番议论的不厚道。

今天的话题涉及到文学、作家和社会。有时我想，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，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？——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？这是一个喧嚣的、求快的时代，花朵也喧嚣。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：花卖了，花插在塑料上了，花死了，与我何干？而我们的有些文学，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，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，打叶绿素，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，亢奋、光鲜，却说死就死。我们的有些作家，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，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“花盆”，却并不爱花。

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·马瑟先生的散文《年轻人与死神》，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，他写道：“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：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，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。命运的警示似闪电一划而过，根本没有反应的机